

住在青浦的农家小院,图个清静。悔只悔当初一时糊涂,养了两条边牧,太聪敏了,每天要和它们斗智斗勇,当然也是另一番乐趣了。闲适之余,也有苦恼,有时想吃油条染饭糕,却很难,外卖送来的完全不是刚出锅时的味道。于是时不时独自回市区,找点烟火气,解解馋。

有次和老妻通电话,她说,德兴馆的面好吃吧,你要的是啥浇头啦?我大为疑惑,心想她在青浦,怎么知道我在德兴馆吃面。千里眼啊。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几次。每次问她缘由,却是笑而不答。于是想到一句绍兴话,鉴貌辨色。原是形容人会看山水,会轧苗头,会做人,但这句话要是用在女人身上,就别有意味了。女人大多有做侦探的潜质。遥想当年,我当钳工时的师傅,偶尔在外面有什么事,诸如喝酒打牌,想瞒着师娘,编了半天的谎话,师娘看他几秒钟,立马就拆穿他了。师傅后来的半辈子过得非常憋屈。

不过,相隔几十里还能望闻问切的本事,似乎还没见过。

前几天回市区,想去看望师傅师娘,然后在就近的饭店一起吃顿饭。电话打过去,师傅鬼鬼祟祟地小声说,屋里太闷了,想出门散散步。又关照我,不要告诉你师娘,



## 家有女侦探

桑陌

要是老太婆在旁边,这顿饭吃得一点味道也没有了。我知道他胃口不错,但毕竟年岁上去了,天气又热,便让他打个车来我家,我叫点熟菜,陪他喝点小酒。师傅说,他不会叫网约车的,在手机上面弄不来。我说,你就等在我小区门口,我给你叫车。师傅在我家一直待到临近傍晚,才告辞。师傅说必须家去了,再不去去老太婆的催命电话就要来了。我又叫了辆车,送师傅上车。我也没问他这次出来编的是什么借口。

闲话少叙,我写的不是我和师傅的故事,而是老妻的手段。

果然,老妻的电话马上就来了,笑嘻嘻地说,聚会蛮开心的嘛,怎么不留客人吃晚饭啦。我的寒毛一下子就竖起来了,这太不可思议了,甚至有点恐怖了,我算是领教什么是无所不在的监视了。难道老妻老都老了,突然就得道成仙能卜会算了?不会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家里装了摄像头吧,但她本事再大不可能把摄像头装到德兴馆门口去呀。

我已经没有心思继续在市区道摇了,当即驱车赶回青浦。于是有

了和老妻的一番严肃的交谈,或者准确地说是逼问。老妻开始还是笑嘻嘻地故弄玄虚,说是有人随时向她汇报的,后来看我脸色不对,知道我是小小心眼,开不起玩笑的,便公布答案,拿出手机给我看。

一长串,确实是汇报内容。我逐条看去,顿时目瞪口呆。事情讲穿了,一点也不稀奇。原来,我每次打网约车,老妻都会收到一条信息,向她通报,你的亲友正在打车,司机姓啥,车牌号码,起始点在哪,终点又是哪里,一应俱全。哈哈,告密者居然是大数据。无话可说。出门注意安全嘛。

我说,这不算啥本事。但是有点奇怪,你怎么知道今天家里来客人了,而不是我自己乘车,打了个来回呢。老妻笑道,我也觉得奇怪呀,你到杨树浦去做啥,还一去就半天。纯粹是好奇心啊,我就打电话给司机了,司机倒是记得的,讲车子是代叫的,去杨树浦接人,接一个老头,长了只酒糟鼻头。我一听就明白了,你是叫车子去接你师傅的。怎么只接师傅不接师娘一道来啊。师傅身体好吧。我说,师傅身体蛮好的。不过,你胃口也蛮好的,事情过去了,你居然会去问司机打听情况。要是打听下来,我去接的是一个女的,你会不会有别的想法,比如吃醋。

老妻笑而不答。

旅行中偶感风寒,不足为怪。这次马尔代夫之旅,我不幸中招,半夜醒来,忽感不适,咳嗽,畏寒。摸摸额头,体温似乎正常,又似乎有点热度。手感毕竟是手感,如果有个体温计,多好!这下惊动大家,都一筹莫展。于是,电话管家。管家说,可以去诊所就诊,门诊费:20美元;也可医生上门服务,费用30美元。经商议,决定去门诊。

第二天,准时来到诊所。诊所很小,坐落在一片小树林里。里面没有医生也没有病人,静悄悄的。我们东张西望,终于在一个隐蔽的诊疗室,看见了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医生。

医生很年轻,浓浓的眉毛,一双微凹在眼眶里的眼睛,有股闪闪烁烁的光。他拿起体温计在我额头上吱吱两声,又在左右下颚也吱吱两声,红色,38.2。

我的同伴勉强作了翻译。他配了几种药,消炎、止咳、冲剂。并用翻译机反复叮嘱,按时服药,多喝水,不喝冷水,不吃冰激凌。我掏出钱包,抽出两张十元的美元。他连连摆手, No! No! 我不明其意,他指指我那叠美元里几张新的,我才明白,他嫌刚才两张太旧,要新的。我苦笑一下,换了两张新的。他才咧嘴笑了,说了一句蹩脚的中文:谢谢!

回来后立马躺在床上,不折不扣遵循医生的嘱咐:按时服药,多喝水,不喝冷水,不吃任何冷饮。然而,傍晚时分,依然感到身上热乎乎的,好像没退烧。我立马联系管家。管家一会儿就来电,医生马上就到。

晚上八点半,门铃响,医生到。依然是上午那医生,询问一下情况,忽然想起体温计没带,匆忙离去,说一会儿就来。九点,果然又到。体温计吱吱几声,奇怪,绿色,正常!他也疑惑地看着我,又是千叮万嘱。临走,他留下体温计,说明天他再来。留下体温计的意思很明白,我们可以随时测体温。晚上的体温还是反反复复,一会儿红,一会儿绿。

第二天一早,他又来了,艳阳高照,连续高温,带来一股热浪,还带来一枚新药,并又嘱咐一番。临走说,下午再来。

下午果然又来了。小伙伴们都玩水去了,他见我只有我一人,用翻译器问我:现在感觉怎样?我说还好,就是有点头昏

脑涨。他没听懂,似乎有话要对我的伙伴说,没留下话,也不带走体温计,就匆匆而去。

晚上九点多,没想到他果真又来了。测了体温,正常;他才放心,又老生常谈,把之前的叮嘱又重复一遍。我送他出门,气温依然奇高,汗珠子在他黑黑的肩膀上清晰地一颗颗沁出,沙滩短裤下的小腿和脚背像涂了一层黑漆,而脚底心却白得耀眼。这样暴晒,来来往往,我不免有点烦闷。

不料,我的同伴突然提醒,上门服务一次30美元,是一疗程还是来一次算一次,要问问清楚哦。这提醒非同小可,犹如平静的水面扔下一块石头。于是马上电话咨询,答案令人哑舌:上门一次30美元,上门一次算一次!这是规定!我脑子一闪,心想,不辞辛劳,耐心周到,都是金钱堆积起来的。不约而同,大家一致意见,明天别来了,这个热情的医生!

然而,第二天早上他还是来了。依然测体温,常规询问,欣喜地朝我竖起大拇指,露出难得的微笑,连声“Ok! Ok!”叫唤。我拿出一叠美元,抽了两张100元,送他手里,估算一下,大概也够了。他突然连连摆手,哈哈大笑:No! No! 我的同伴几分正式、几分调侃地说:你们不是规定来一次算一次,你来七八次,这钱够不够?他没有正面回答,而在翻译器上随手写这么几句话:规定是规定,但给我多少钱你们看定了,不给也可以,我的责任,也很高兴!因为我们是朋友!

这是一道难得不能再难的难题!我居然一时不知所措,手僵在半空中。瞬间,我咬咬牙,为了表示我的慷慨,刚想把两张大额美钞塞到他手里,说时迟那时快,我那同伴手疾眼快,早抽出一张20元一张10元的两张新币,送到他手里!拱手说:“Thank you!”

他不惊讶,也不推辞,喜滋滋地落落大方地接过,咧嘴大笑,笑得很真诚。他又一把拉住我,意思是要我拍一张合影,连声说了两句生硬的中文:“朋友!朋友!”我居然有点局促不安,而我的同伴早举起了手机,他的大手好像搭在我的肩上。合影里,我的微笑有点说不出的牵强和尴尬,他却笑得坦然自如,还有点可亲 and 潇洒。直至和他挥手告别,我还不知道这个医生的姓与名。

于职务,则事业蒸蒸日上;俭于用度,则出入绰绰有余。若纵一时之爱情而旷职;或且博一时之爱情而浪费,则快乐无多,而痛苦已随其后。”一个人在工作上克尽厥职,辛勤努力,他的事业就会蒸蒸日上;而一个人能做到节俭持家、量入为出,就会避免入不敷出,捉襟见肘的尴尬窘境。而经营爱情也是情同此理,如因沉迷爱情,连工作都可以丢下不管不顾;或为了博取爱人欢心,不知节俭,只会挥霍浪费,那最后不仅不会享受到多少快乐,反而会收获无穷的痛苦。黄炎培这分明是自己的切身感悟,提醒子女在为人夫为人妻后,应该如何摆正自己在工作与生活中的角色位置,从而在职场和家庭中,尽到自己应有的责任。从他子女们后来的发展看,还是可以看见当年父亲所写的《家箴》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影响;再回眸追溯,也会见出他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印痕。

他在我《家箴》中还以工作和生作比较写道:“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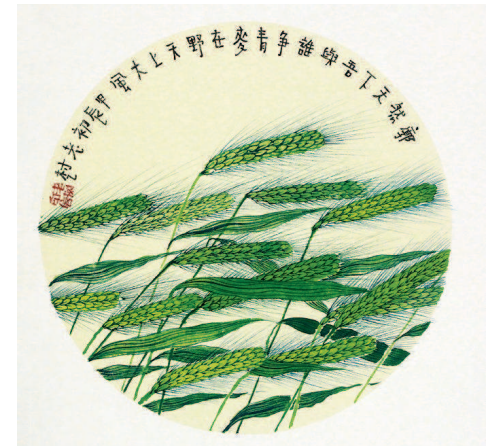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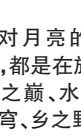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他再婚的缘由,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。这些足以拍成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的故事由他娓娓道来,看似波澜不惊,但是细节和转折一个没落下。我惊讶于他出色的记忆力,暗自觉得这些事他如果能直接和我爸爸讲该多好。

2018年1月,爷爷去世。墓园在琅琊山麓——他早已在他乡扎根,不再惦记“叶落归根”的事。落葬那天正是大雪初霁,墓园的主路两边堆着清扫出的大片的雪,道旁的大树上挂满了冰柱。几十级石阶,积雪几乎到膝盖,我手脚并用才爬了上去。爬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,我心想爷爷又在给我出难题啊。这一次,爷爷出的“难题”,让我看到了在家乡从未见过的冰雪奇观。

对月亮的惊鸿一瞥,都是在旅途中的山之巅、水之涓、城之穹、乡之野。

张成新

「我们是朋友」



廓然天下,吾与谁争? 青麦在野,天上大风。

(中国画) 老树

## 野果

詹政伟

想吃到美味的野生果实其实是难的,因为最好的果实往往在第一时间就被鸟发现了,又在第一时间被鸟吃掉了。你不要不服气,最美好的总归是属于最勤奋的。鸟儿在对待野果方面的态度,比你诚恳多了,你总是想到要吃野果了,才跑到野外去。而鸟儿不是这样的,它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大自然里巡回,哪里的野果要熟了,它们都了如指掌。人要想与之竞争,门都没有。鸟儿每天可以居高临下地俯瞰大地。对待美味,它们是用心的,也是真实的。这是它们的幸福所在。

小时候写看图作文,有一幅图印象深刻:天上一轮满月,窗前是一家四口,爷爷、爸爸、妈妈和一个小女孩。小女孩手指着月亮说着什么,大人们面带笑容,似乎有所回应。这幅图展现的是四口之家欢度中秋的场景,因为桌子上摆了一盘圆溜溜的月饼。我从小就喜欢写作文,但是这篇看图作文我发挥失常,只得了及格分。同学问我怎么没写好,我说我们家过中秋节从来不会一边看月亮一边吃月饼,我的爸爸会煮一锅盐水花生毛豆芋艿,这东西比广式月饼好吃多了。其实还有一个理由我没说,我的爷爷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内地建设,离开上海去了安徽滁州,在当地的银行系统工作,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和爷爷一起过中秋的场景。

但是其他小朋友都是有爷爷的,他们的作文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爷爷。小时候居住的弄堂里有一户人家,住的

黄炎培是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、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办者。1899年,二十二岁的黄炎培与王纠思结秦晋之好。后者比他小四岁,两人婚后恩爱有加。妻子共为他生育了六

## 黄炎培的《家箴》

陆其国

个儿子、六个女儿。其中除一子二女早殇外,其他子女长大后,有的任大学教授,有的研究经济学,有的治土木工程,有的习电机;其中三子黄万里治水利工程,执教清华大学,更为国人所知。这样的父

黄炎培在教育子女上的秘诀,简言之,就是教他们如何做人。关于这一点,从黄炎培四十九岁那年所写的《家箴》中,便可见一斑。他作《家箴》的背景,正是鉴于有子女已然

成家,或为人夫,或为人妻;又鉴于社会习俗之变化,婚后应如何适应角色转换,身为父亲的黄炎培,真的是有话要说。

《家箴》公开发表在了当年第8期的《生活周刊》上。对于夫妻如何相处,黄炎培在《家箴》中写道:“夫妻相爱,还须相勉,善则劝,过则规。”夫妻平时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,都应相互勉励,彼此身上的优点要相互赞赏;对方的治土木工程,有的习电机;其中三子黄万里治水利工程,执教清华大学,更为国人所知。这样的父

相若,于其所能者勉之,于所不能者谅之,此为相相爱之情之道。”这番话对黄炎培来说,是有着切肤之感。众所周知,黄炎培结婚后考入上海南洋公学(上海交通大学前身)首次开设的专班,选修外交科。他的同班同学中有李叔同、章士钊、邵力子、汤尔和等,中文总教习是蔡元培,妻子王纠思在学历和教育“知识”及诗

我的作文本,几乎是从头夸到尾,我被夸得飘飘然,心想爷爷是个有学问的人,他这怎么说一定有他的道理。

我和爷爷大多数时间是通过电话交流的,也不频繁,春节和中秋节总是要问候一声的。他关心最多的就是我的写作,知道我发表了作品,后来又得知我写起了童书,他都特别高兴。每次我的新书出版,爸爸都会给他寄一本过去,他也会认真地看。按照心理学的说法,爷爷对我的期待产生了“罗森塔尔效应”,最终梦想成真。而我宁愿相信这是血缘里自带的默契,有点玄妙。

我十八岁那年,爷爷因公事来上海。这一次,他郑重地和我聊了许多往事,他年轻时的梦想,中年时因特殊历史原因导致的沉浮,时过境迁后的不改初心,甚至将他和我奶奶离婚的原因,

冯与蓝

## 总有故人在心头

冯与蓝

可能因为长久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,我和爷爷屈指可数的几次面对面相处,都是十分客气的,是一种很有节制的亲近。他过问我的学习,听说我作文写得不错,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,建议我多给报刊投稿。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,发表文章是一件了不得的事,而我那时还是一名小学生,觉得爷爷给我出了难题,要求实在太高了。但是他翻看

## 十日谈

月圆之时 责编:殷健灵

